

一碗牛肉米粉的“五彩缤纷”

■彭建华

起床前随手拿起一本书，读一两篇文章已是多年习惯。今天读到一篇妙文，便是《尤今散文·昙花的哲学》一书中的《碗中有个缤纷的世界》。文字很短，计标点在内仅 661 字，然而却字字珠玑。不！是字字缤纷，或者是字字生猛！

尤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，原名谭幼今，新加坡籍。她以写游记小说见长，作品风格细腻，真实、真诚、真挚地反映了现实生活里的人，更关注现实人生。特别是她的散文短小精悍，隽永玲珑，往往精彩妙笔，出人意料，使读者仿如吃了美食佳肴，有齿间存香、回味无穷之妙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就迷恋她的散文，几近爱不释手之态。如今的《广州日报》“每日闲情”和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专版，也多有她的散文刊登。

《碗中有个缤纷的世界》，写的是老挝人吃牛肉米粉的场景。如果按常理出牌，美食犹如美女，我们该是心怀柔情、笔绽芬芳，尽量将其写得氤氲万千、婀娜多姿才是正道。然而，尤今却剑走偏锋，将浓墨重彩挥洒成了冷峻铁骨，一开篇就用二个非常生猛的成语：目瞪口呆，惊心动魄。再看通篇，“心狠手辣”“任意蹂躏”“呼噜呼噜”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”“胡搅一气”“天昏地暗”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”“招募各路英雄好汉”“大汗淋漓”“悲欢苦乐”这一大串非常粗暴的词语信手拈来，有如山峦般突兀其间，蔚为风景。瞧，这哪是一篇写美食的温情文字啊？简直就是在读说一场铁马金戈、鏖战正酣的生死大战，堪比金庸笔下的侠士江湖。那一个个“粗暴”的词语，在文章里活成了一个个阳刚十足的战士，他们组合在一起，成为一支精悍奇兵。先是突袭我的双眼，然后再直捣心灵，让我猝不及防。偏偏地，最后却是醍醐灌顶，心悅诚服，叹为观止。

文似看山不喜平。尤今将短短的文字写得跌宕起伏、趣味无穷，真是深得其精髓也！

当然了，对于一碗寻常的牛肉面来说，如果放在我们当下中国，这样生猛的写法肯定是大为不妥的。然而，古人有云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，如此这般来写老挝的一碗牛肉面，便是妙笔生花，不可多得了。老挝，是我们的邻居，因为长期饱受战火摧残的缘故，不但物质生活十分贫穷，而且精神生活也是患有严重“贫血症”。所以，尤今在文中说：“于是，那一碗纯洁的米粉，便成了他们寄托梦想的‘乌托邦’。”

正是这些生猛词语的加入，便扰乱了一池春水，泛起了诸多意味深长的涟漪，给人以无限的观感与思维。

一个人的生活再贫困潦倒，但还得活下去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，更要常怀崛起的梦想。这，便是精气神。精气神，大到民族脊梁挺立，小到日常生活态度。对于小老百姓，特别是对饱受战火摧残的老挝人民来说，即使生活太过苍白无色，但只要有牛肉米粉，就也要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”地弄出一碗“五彩缤纷”，这便是精气神。有了精气神，“所有的不快、不满、不甘、不平，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”——这，应该是尤今精心调制的一碗“牛肉米粉”给我们的味道吧。

五彩缤纷的不只是物质，更还要是精神。在这美好的夏晨，我也吃了一碗美味的牛肉米粉。咂嘴咂舌间，一下便神清气爽，有了一天美好生活的能量。

故 乡

鱼网留下星星
 闪烁冷色的歌
 父亲的手不停地晃动
 修补猎人的伤痕
 波涛赠予一生味道
 镶嵌在江河怀抱

风干精品

为了典藏希望
 悬挂的,总在视线里的风铃
 亲吻洗净一生脚印
 却在回忆里展出拓品
 父亲站在波涛之上

树 下

一棵树下
 满地涂鸦·连同
 我身上的画布
 颜色的聚集,调和成一种色调
 光晕是少女的色彩
 不可定妆,不可收藏
 移动便是“拉洋片”

每一个人都是斑斓
 无形相吻的惬意无语
 几只鸟儿试穿片刻的礼服
 却无心留恋表演的 T 台

仰望蓝天
 扫描吉祥的二维码
 瞬间融入皇帝新装

也闻踏歌声

一千二百多年了
 汪伦的酒香还在弥漫
 品出了七绝
 品出了踏歌古岸
 桃花潭水

也闻踏歌声

■颜娃沙

此刻,潭水之上
 我也“乘舟将欲行”
 如果
 千尺之下
 鱼鹰街上金鲤
 飞来太白的酒盅
 酒与长须随风的方向
 还有齐飞的诗
 也许手搭凉棚的离岸
 不再是歌声……

假如有来生

如有来生
 我会给山川化妆、树木穿衣
 我会教授鱼的语言,让它行走
 我会让鸿雁不再天空飞翔,专做宇
 宙信使
 我会让雾霾下岗,彩绘四季春光

如有来生
 我会让大红灯笼飘荡浩邈星空
 我会让蓝天挂满圣洁
 我会让飞禽走兽真情拥抱
 我会让所有生灵欢腾在和谐的盛宴

如有来生
 慈祥的都是母亲
 飞翔的都是灵魂
 不带一草一木
 天涯都是蜜蜂的身影

风 景

小草让我看到最美的风景



感激沿途,崇拜诱惑
 还有阳光吝嗒在幽静旻杳
 成就了未见的身躯

向日葵暴露无遗,而
 地心万丈,吐出羞涩太阳殷红
 表里如一
 做着大地上的事情
 流水而去,石头在那里
 花儿谢了,绿叶在那里
 风景没有繁衍的季节
 地平线永远不会空灵……

秋天的果园

山坡上
 一群孕妇挤满了山头
 各种颜色的衣服现着秋实的世界

这是一座产子的宫殿
 带着定格和笑容
 离别母亲走向万户千家

只有去的路,没有回来的路
 不需呵护成长
 只愿把生命献给每一个主人

以伤痛挺立绽放
 内心充满涅槃的灵魂
 用生命延续生命……

八卦迷魂阵

■钟云省

和朋友老廖、欧医生去某地赏花。在一偏僻处,我们见到一指示牌:“八卦迷宫”。只听里面尖叫声连连,感觉有许多人正在迷宫里挣扎,顿时勾起我们的兴趣。

“一定得去走一走这八卦迷魂阵!”我对老廖说。我干脆将八卦迷宫叫做八卦迷魂阵!

“出不出得来啊?”老廖有些担心。

靠近一看,也不过半个足球场大小。这么小的地方也能困住人?

“爬都要爬出来!”我说。八卦迷魂阵是由齐肩高、清一色的绿植构成,中间弯弯曲曲,一条一个人宽的小道。路上门和分叉众多、错综复杂,常常一不小心就无路可走,必须掉头往回走重新找路。找着找着就心急气躁,眼花缭乱了。我们尽管小心翼翼,但没走多远,就回头好几次了。而阵中的男孩女孩似乎已被困住,也不知转了不少个回合,连尖叫声都变得无力了。

“选择太多,未必是好事!”老廖心有感慨:“这条路也想试一试,那条路也想试一试,结果转来转去,依旧在老地方打转转!”

“连回到进口都不知该走哪一条路了,这真是一个迷魂阵啊!”我附和道。只一会儿,我们就转得有些气喘吁吁了。

幸好天气很好,不热。这时春风徐来,月桂不时送来阵阵幽香,鸟鸣清脆如甘露,勾引我们停下脚步来思考。

“你发现没有?”老廖说:“凡是有落叶的路,一定是走不通的路。选路,要选上面已磨光的路,这路一定被许多人走过,不是死路!”

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,果然如此。那些路上有落叶,特别是厚厚的落叶的,绝对是接近死胡同的路,根本没有人走过的。

我们照此方法,果然不久就进入了八卦迷魂阵的中心。八卦迷魂阵的中心是一块圆形空地,正中堆放着一座不锈钢制的像八卦桩的东西,可能是用来打八卦拳、练桩用的;又有些像八卦阵的指挥中心,昔日孔明先生可能就在上面指挥着千军万马奔腾厮杀吧!然后,外围是一圈完全一样、均匀分布的八条小门。我们对八卦不懂,也不知什么生门、死门,反正就选一条最靠边的门走。

“走这个迷魂阵还真得要有些耐心,切莫急躁,越急越乱!”我们似乎胜券在握。

没想到这以后,我们只回了一次头,很快就出来了。而那些男孩女孩不久也走出了八卦迷魂阵,一个个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!

其实仔细想想,八卦迷魂阵也没有那么神秘和难破,多一点耐心,错了就及时回头,仔细观察,我们就能很快走出来!

■刘晓定

疫情之汹,让过去的那个春之天空褪去些许颜色。我,一个地道的蒸水之子,初夏应友人之邀,在一帘翠色中,有幸与美丽的清花湾初次相会。

登上刚直塔,欢快的清花河便映入眼帘,匆匆融入蒸水后立马温顺了许多。在澄明的天空下蜿蜒半圈,渐现娇羞,轻柔掠过七拱古石桥逶迤东去,盈两岸芳菲,一头钻入湘江的怀抱。

新桥老街,在依稀桨声里临水肃立。河埠码头,挥槌洗衣的小妹,撩发回眸,惊艳了一江鳞鳞波光。晾晒在竹竿上的渔网神态恬淡,像过滤了尘世的繁杂,让时光不觉间燃起幽幽诗情。

一阵细雨,不期而至,飘飘洒洒,迷离了古石桥,斑驳了满目风光。

烟霞渐起,西渡新城已幻化成海市蜃楼,在天际间微微摇曳。

清风徐来,丝丝缕缕掸去一袭烟雨,借“莫氏宗祠”的幽静,深陷于一曲古韵。

远山如黛,烟波弥漫,铁匠铺漾出星星火花,抒写着蒸水流域传承千年的农耕文化。

天真的村童,慈祥的老人面部写满淳朴与满足,在没有竞争与倾轧的乡间,幸福的雨露,让偶然闯入者艳羡不已。

村长金属质地般的声音,在几簇葱郁且庞大的紫藤下,娓娓叙说一场过往的花事。藤蔓爱意萌动,轻扭细腰,不住攀越。野蔷薇自发簇拥,欢呼雀跃,尽情歌咏着多姿多彩的新时代。

唯有静静聆听,他们脉络里蓬勃生长的声音。静静地想像,她们曾经的千娇百媚,他们曾经的浓情蜜意,他们曾经的相知相依。

流连田野巷陌、古渡荒径,心情在一路姹紫嫣红里浪漫、沉醉。

心中不禁默默祷告:时光啊,你流得慢些,再慢些吧。遗憾的是,因了俗务牵绊,意犹未尽时,不得不又匆匆回归烟火人间。

多么渴望,能够再度探访清花湾。如果时间允许,我会选择在又一年的初春,一个淫雨霏霏的傍晚,独坐石拱桥沿,取出心爱的短笛,和着潺潺流水吹一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,任暮色漫卷、旋律轻漾,将红尘浸染成漫野清新,将得失涂抹成一湾素雅。